

走进沈丘中华槐园

赏园区美景 品槐树文化

□见习记者 李洁 文/图

本报讯 近日,阳光明媚,春和景明。2月21日,记者在沈丘县中华槐园内看到,很多家庭在游玩槐园和拍照的同时,还能品味各色槐树文化内涵。

“今天带孩子来这游玩,还能学习国学经典,真是一举两得。”市民周先生说。在千字文广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些被篆刻在竹筒上的文字经典融入槐园。

槐园中各品种槐树已有千余年历史,吸引了市民前来拍照留念。“今天儿子带我来游槐园,这么多槐树很是壮观,等会儿我还得爬上山去拍照呢。”市民刘女士满怀欣喜地说。到达槐仙山的观槐亭,这里槐林葱茏,可以饱览槐园全景。

在槐香湖边,年轻人三五结伴登上游艇,“坐船能到湖那边的小岛,岛上也有槐树,拍照肯定特别漂亮。”返乡大学生把七星岛上



沈丘中华槐园内一角

的景色留在了自己的相机里。七星岛与槐香湖相连的桥上,人们席地而坐,观赏着桥上的风景。当记者询问在外工作的王先生游玩感受时,他回答到:“上班没时间陪家人,今天我把全家人带来登山,呼吸一下新鲜空气。”③5

大广高速周口段多车相撞 5岁女孩被困车内
三部门联合救援化险情

□记者 姬慧洋

本报讯 2月21日19时许,大广高速周口段2064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大货车冲破护栏与对向车道内的两辆私家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其中一辆面包车受损严重,司机和一名5岁女童被困车中。接到报警后,民警、消防、医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开展救援,20时39分两人被救出并接受进一步治疗。

当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两辆大货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突然发生碰撞事故,其中一辆飞跃中央护栏冲向对面车道与两辆正在行驶的私家车发生碰撞,其中一辆面包车受

损严重,有两名人员被困,其中一名司机被卡在驾驶室内不能动弹生命垂危,车辆后排还有一名5岁女孩被困。之后,民警立即先后联系120急救中心派救护车运送伤员,施救拖车清理现场,紧急保障道路畅通,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随后,市消防救援支队示范区消防大队接警后,立即调派2部消防车和10名消防员前往现场。到达现场后,消防员利用抢险救援车对事故车辆进行牵引,扩大救援空间以便对被困司机进行施救,同时利用破拆工具将面包车进行破拆便于解救被困小女孩。最终,两人被成功救出并移交医护人员接受进一步治疗。③5

(接上期)

“俺俺大闺女那阵子,我天天烧香祷告,可别让我生女孩,别让我生女孩。老天爷唉,一生一个闺女,一生又一闺女。”

听得出,“军帽女”苏杰的声音变了调。

我似乎感觉出她心里的紧张,就问:“你好像在害怕,怕女儿长大受欺负?你小时候被人欺负过?”

她紧张地看看四周,说:“我见过别的女娃受欺负。嗨,不敢提。”

我不说话,仰着脸等她提。她说:“你可别跟别人说,这事我连俺男人都没说。”

我被她弄得怪紧张,站起来表示,我连俺男人也不说。她却蹲下了,让棉棵遮住半边脸。我跟着蹲下来,把脑壳挤过去,听见她说:“我那年才五岁,还没上学哩。七八月份,村里的大人都下地给玉米豆子浇水了,那年夏天一滴雨也没下。那天上午,我追着一群小孩子玩,跑着跑着,还剩下我一个人。路过俺四爷家门口,听见屋里有小孩哭,哭得很厉害。想着俺婶子也下地了,刚俩月的小妹没人看,我跑过去想抱抱她。哪想到就看见……看见……俺四爷……站在床边,上腰裤子的两只小手乱抓摸,哭得没人腔,小人儿浑身乱哆嗦……”

“军帽女”苏杰,蹲在地上直哆嗦,睫毛上的霜粒,被眼眶里的液体泡化了。

“我一路跑回家,捂着肚子堆在墙角里,天黑了才被俺娘拉出来。我几天不说话,不吃,一吃就反胃。”

“这事没跟你娘说?”我上牙紧咬下嘴唇,喷出的鼻息,快把棉朵上积雪融化了。“这世上怎会有这种事!”我忽地站起来骂,“这老畜生!那可是你亲孙女啊!她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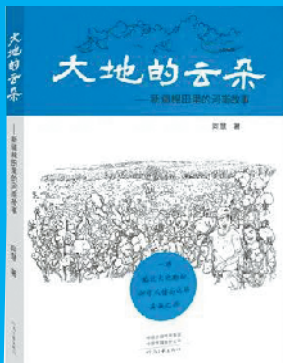
苏杰抖着嗓音说:“这阴影,影响了我几十年。你说,俩月大的小婴儿有啥错?错就错在她生来是女孩!你不知道姐,我从那儿开始不愿见老头,看见就想吵,浑身打冷战。还害怕生女孩,生了更害怕。俺这俩闺女,我天天不离手。她们小时候我谁也不让抱,一手揽孩子,一手干着活儿。上下学我骑着三轮车去接送,再忙也不缺。你不知道作家姐,俺村里年轻女人差不多走光了,两口子怪利落,一个孩子也不带。一走就是一年多,有的几年还不回家哩。把闺女养好!给一个人,有的塞给她爷奶,有的丢到亲戚家。天老爷,也不知道咋恁放心!俗话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翼。谁能知道谁啥心?就说那混蛋四爷……不遇见事怪好,要是这小闺女有个啥闪失,她这辈子该咋活?这当娘的会安生?看着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眼下她挣下几个钱儿,那闺女心里的伤是钱能治好吗?”

我明白她说的是农村留守女童的问题。据我所知,妇联和学校早已关注这问题,但它仍然是个问题。

“军帽女”一把把口罩抓下来,一股白气散开去。这苏杰五官整合得相当美,难怪她说女儿们很漂亮。

我忍不住问:“妹妹你来新疆拾棉花,俩女孩在家你放心?”

她说:“不是想趁这两个月的棉花季挣俩钱嘛,不能光靠俺男人啊,他那喷漆活有污染,怕时间长了坏了肺。想换个工作吧,又没有啥工作可换。我在出门前,把俺娘家妈接到家里住,让她专门做饭、陪孩子。俺娘比我还心细,一辈子养俺姊妹俩,一点儿差错也没出。”

我说:“妹妹你是不是过于紧张了?咱不能看管孩子一辈子。我觉得,女孩子的成长需要我们去保护,但更需要的是教育。”

她连连点头说:“对哩!俺闺女刚刚学说话,我就天天给她们讲,女孩家,咋着保护自己的身体,哪些部位不能碰。女孩家,不能贪占小便宜,不能好吃嘴儿。这些话,俺也跟村里的女孩讲。邻居女孩来初潮了,我把她领到俺家里,手把地教她咋打理。你不知道姐,这

些女孩真是离不开亲娘哩!”

“去年我打了一个老畜生。”“军帽女”扶了扶帽子说,“那天我把俩孩子送到学校,抽空去集镇上买双鞋。骑着三轮车刚穿过一个村,看见旁边树林里有个红影子。我骑车走过去了,感觉有点不对头。折回来一看,一个秃头老畜生,头上一根毛也没有了。他一只手搂着红裙子女娃的腰,一只手伸到她裙子里。俺娘哎,我气得浑身打哆嗦,两条腿迈不动。我边往林子里走,边大声喊:‘老东西你想干啥?’他赶紧松开女孩,忙着系裤腰带。那女娃顶多四五岁,手里握着几根辣条子,嘴里还吃着,傻萌萌地看着我。我那个恼哦!捡起一根树枝子,劈头照脸打过去,把那老混蛋打得满地滚。老畜生连滚带爬地向外逃,我才发现他还是个老瘸子。我站在大路上,掐腰扯嗓嗷嗷大骂老半天,村里没出来一个人。问那女娃子,她说这是姑姑的村子,爸妈出门打工时,把她交给姑姑了。孩子手里的辣条是那老畜生给买的,她说,爷爷经常给她买好吃的。我一把把辣条打掉了,告诉她,‘以后谁买的东西都别吃,谁给的也别要,听见了没有?’像训自家的亲闺女。女娃哇地哭起来,我也站那淌眼泪,像被人遗弃的娘儿俩。”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